

大墙丛书

报告文学集

震颤的心灵

柯岩主编



震颤的心灵

大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震 颤 的 心 灵

大墙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0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663-4/I·202 定价6.60元

印数：00001——12000册

《大墙丛书》序

柯 岩

犯罪是世界性问题，是除了战争之外，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及痛苦的人类行为。因此，整个世界都不能不为之忧心忡忡，为谋求制止和解决犯罪问题而竭尽心力。

惩罚，曾被认为是制止犯罪的唯一途径。为了减少罪犯对社会危害的可能性，人类建立了监狱，制造了死刑、监禁、流放……种种使犯人与世隔绝的惩处方式。

于是，在人类正常的社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个被大墙隔绝、禁锢的世界；一个对于普通人说来，充满罪恶与神秘、令人厌恶却又极度引发他们好奇心的领域。

此外，罪犯同时又是人，有着人俱有之的种种人际关系——父母、配偶、子女、亲友……与之对应，还有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亲友……因此，这个被禁锢的世界，不可能不牵动着正常社会中千家万户的神经，激动着他们的感情，改变着并塑造着这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与心态。其事件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因果关系的错综复杂，人性和性格的扭曲变态，感情和理念的异乎寻常，反过来，又必然重新影响与作用于社会，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焦虑与关注。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因为大墙内外的这种隔绝与不隔绝；

这种被迫与自愿；这种铁与血、骨与肉；这种切断又千丝万缕的相联相关，描写罪与罚、虚构与实写和大墙独特生活有关的作品，从来拥有广泛的读者面，能调动各个阶层读者的积极性。无论它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还是粗制滥造的；甚或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为此，我们，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决心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了如实地展现大墙内外的生活，为了留下时代的脚印，更为了正确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向中外读者介绍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处理犯罪问题的，是怎样对待犯人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的原因，我们结合我国公、检、法的现实，邀集了各方面有关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着手编写这套《大墙丛书》。

我们的能力也许是微弱的，但我们的心是坦诚的。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能够产生比较实际的影响：使已经伏法认罪刑满释放的朋友坚定信念，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脚步矫健；使正在服刑的人们看到希望和方向，从而获得勇气和力量，彻底和昨天告别；我们更希望它能对正徘徊歧路或对法律几乎无知的青年朋友（以及他们的师长、亲友）起到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作用。

这套丛书，将以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戏剧、通讯……种种体裁的专集陆续问世。不论哪种体裁，我们都将要求它既是文学的，又是真实的。

中国对待罪犯的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相信，读者诸君可以从我们这套丛书中得到回答。这里，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资料：

1984年5月14日—18日，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世界“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受到外国司法界的一致赞赏。美国首席大法官称赞中国的监狱是“围墙工厂”。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专家对社会治安及犯罪问题，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综合治理”方针，引起与会的五洲十七个国家专家的重视，并普遍为联合国成员所接受，承认它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东方经验”。是中国的独创和贡献。

这是一次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不仅专业知识精湛，而且见多识广，能得到他们的首肯，靠的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材料、事实、理论和数据。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人类学家，为什么不是他们，而偏偏是我们中国，这个在科学技术上还远不发达的中国，超越了几千年人类社会对罪犯仅仅是惩处的界限，提出了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我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如众所周知，犯罪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阶级性的概念。不同性质的社会，不但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也必然有着对待犯罪的不同刑律与方法。封建社会，可以因一个人犯上而诛九族；《悲惨世界》告诉我们，冉·阿让因饥饿仅偷一块面包就被判终身苦役；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承认矛盾可以转化，创造条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劳改政策及战斗在公、检、法这条战线的同志们，创造了这中国式的奇迹。

我们为能向世界展示这些奇迹而感到自豪。我们更愿为我们这套《围墙丛书》能赶上并超过目前我国已获得世界声誉的、改造末代皇帝溥仪的那本奇特的书《我的前半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而努力奋斗。

如果我们的努力能使中外读者多少加深一些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与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热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尊敬的读者们的教正。

内容介绍

大墙内重塑人的工程，于无声处，惊雷阵阵。本书是犯人们自己对这旷古未有的“工程”的真实书写——

翻然悔悟的杀人犯、在狱中结伙掘洞的越狱组织者竟成劳改积极分子；功绩卓著的工程师痛悔自己的罪恶；失去贞洁的少女穿上囚服后才寻到“自爱”；公关小姐变成盗窃犯后才从噩梦中醒来；穿上囚服的大学生痛心疾首地回顾走向深渊的过程；曾经震动全国的贪污90万斤粮票一案的主角和曾在国内外报刊电视上曝光的女反革命犯，都挥笔成章，忏悔自己的过去。

这本书是血与泪写成的篇章，它启发人们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对道德、信仰、人生，重新做出思考。



顾问:

冰 心 宋翊宾

主 编:

柯 岩

执行副主编:

田珍颖 薛文璞

执行编委:

樊庆荣 赵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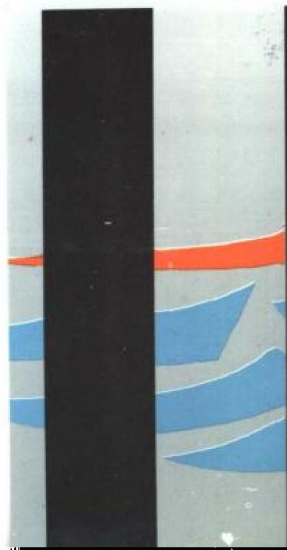
朱允枯

责任编辑:

赵 中 薛淑君

封面设计:

王 晖 王 冰



目 录

带着时空的回想·····	章 凌 (1)
我喜欢绿色·····	张 金 (34)
走向深渊·····	赵 刚 (49)
妈妈的心被撕成了两半·····	徐 达 (66)
唤取归来·····	但立冬 (77)
惊回千里梦·····	絮 影 (87)
奔向早晨的太阳·····	张建民 (99)
一个工程师的忏悔·····	陈文治 蒋季林 (113)
走出过去 走向明天·····	李 新 (131)
含着热泪告别监狱的人·····	刘士霞 杨宏林 (141)
噩梦醒来是早晨·····	秋 歌 (157)
忏悔的爱·····	许 刚 (177)
走出误区·····	马正罡 (189)
风雪·冰霜·阳光·····	林 月 (197)
奔向彩霞的路·····	甘均喜 (216)
雨·妈妈·路·····	晓 宏 (239)
孽子泪·····	朱 戈 (248)
少年犯的心声·····	高建辉 (258)
初恋人生·····	戴庆红 (276)
一名新长征突击手的沉浮·····	林 夕 (284)
寻找人生的轨迹·····	延 涛 (299)
我的忏悔·····	赵 芳 (318)
美梦与深渊·····	丁 心 (329)

悔恨的泪.....	尚士国 (344)
往事如梦.....	白光启 (359)
省.....	王 萌 (377)
后记.....	(385)

带着时空的回想

章 凌

我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

否则，受过高等教育的我，绝不会用长久的被囚禁，去换取一时的物质享受。

我是女人。

自幼的任性，隔辈的疼爱，养成了我男孩子的性格。有人说我冷漠，有人说我过于高傲，甚至有人说我根本不象个女人。我无暇顾及，我就是我。

我喜欢织梦，我织过许多美丽的梦，并试图把它们变为现实。于是，合着“自我就是一切”的节拍，我试着寻梦了。当我以“新时代的弄潮儿”、“个性解放”的“开拓者”而洋洋自得的时候，命运把我推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从冬走到春，从我的“自由国”，走进围满电网的小院，我明白了——

梦，荒谬的梦。

—— 7时30分，我独自走出北京饭店。

冬季天黑得早。此时，一弯新月斜斜地挂在天际，略带戏谑地俯视人间。围绕月亮，几颗星星零零散散，很不在意似的。

刮了整整一天的西北风终于停了。白天的风沙弥漫，狂风呼啸衬得夜出奇的静，出奇的清爽。

我陶醉了，静静地呆立着。一辆“的士”擦地停在我面前，我回过神，深吸一口凉气，迅速钻进车里。

车以80迈的速度行驶。透过贴满茶色太阳膜的车窗，我漫无目的地望向窗外。

窗外，密布的路灯，建筑物玻璃窗透出的亮点，有秩序地连起来，构成了庞大的人间星河，路旁，已经干枯的树枝婆娑摇动，显示着它特有的力度。

美好的自然，美好的夜晚！然而这一切在“茶膜”的朦胧氛围里来去匆匆，一闪扑来，又一闪逝去了……

人生不也正是这样过往匆匆吗？我颇有些触景生情。

“喂，快到了，您提前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停。”司机说。

“不。一直开下去，停时我会告诉你。”我生怕车停下来会破坏我的兴致。

车一直开出去。我沉浸在夜色里，沉浸在梦幻里。

车窗暗下来，越来越暗，全部黑暗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过了颐和园了！”

“对不起，向回转吧。”

司机一定以为我精神不很正常，看看我，一个急转，车开回去。

我无心继续沉醉于夜色，我觉得此时身心都已疲倦，想回家了。

家，万能的字眼。她包含着甜蜜、痛苦、争吵、欢笑、和谐、温暖、爱恋等等太多的情绪，她是避风港、遮雨棚、逃避纷扰的世外桃源、解除疲倦的疗养地，更是飘零落叶的归宿……

她可能破如寒窑，也许富丽堂皇，无论怎样，她永远是无法

取代的、动人的家。

我不恋家。但走进楼门，嗅到一股股菜香，听到暖融融的笑语，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钢琴声传下来，亲切、平和。我伴着钢琴的节奏，飞快地蹬上顶层，轻轻打开门，走进去——

他在弹奏。我走到他身后站住，他全神贯注竟然毫不觉察。大约5分钟的时间，我渴望回家的欲望慢慢飞散了。

我“腾”地转身，快步走进卫生间，音乐和着水将把我的一丝不快抹去……

“小凌，回来了？”

他从音乐里走出来了。

“啊！”

“我忙着写东西，不管你了。”

“好！”我习以为常了。

穿好睡袍，走进客厅。拧亮灯，精致的壁灯发出幽暗的光。

我斜倚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望着眼前的烟圈发起呆来。

烟雾慢慢飘散，烟雾里涌出一股更浓的烟雾——我想起了半个多小时前的那顿散伙饭。

世界多奇妙啊！

半年的时间，我陆续认识了他们——不同职业、不同档次的人。命运安排我们很偶然地遇见，我们一起合作，大家都有些发狂，都很快乐，都是果实累累。甚至今天下午还在忙，一个晚间一切便结束了，明天我该做什么呢？

结束，其实是我早已想过很多次的事，可是真的结束了……

我一阵心虚，一阵空落落的。

烟灭了，令人坐立不安的烦躁袭来，我坐直身，翻开面前茶几上的日历：1987年1月23日。29日是春节。年三十和家里人吃过团圆饭，初一我要飞广州好好玩几天，换换心情。24、25、26、27、28

还有 5 天呢，该怎样打发？

我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夜，静得百无聊赖，灯发着单调的光。我忽然想听轰轰烈烈的声响，想看五彩缤纷的场面。

放花！我找到了排泄寂寞的方式——放花。

披一件外衣，即刻走上阳台，取出两天前买好的花炮，点燃了，一支接一支，天变得红红绿绿，鸟鸣、轰响，各种声音出现了，我置身在“节日”中，一切都忘记了。

炮响加大，天更亮了，十几家邻居大约是受了我的感染，都燃起了花炮。

好热烈、好壮观的场面。我们隔着阳台笑起来，聊起来。

夜风吹起来了，我打个寒颤，走回屋，“节日”结束了。

又是一个结束！

屋里很热，闷得人有种压迫感。墙上的大钟敲过第十一下，我按下音响的放音键，歌声传出来：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过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孤独……”

孤独、寂寞难耐！我走到窗前，窗外带着雾气的夜浓浓的，让人看不到尽头，看不清眼前。我本能地退后两步，好象怕被窗外的漆黑吞噬似的。

转过身，挂历上的金发女郎冲着我怪笑，“生意……明天……”心乱得理不出头绪……

笃笃笃，三下敲门声，把我从凝思中拽出，我急忙走过去，从窥视孔向外望去，楼道的灯不知何时被拉灭了，黑洞洞的。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七、八个陌生人。

没等我说话，站在最前面的男人开口了：

“你是章凌吗？”

“是的，你们？”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想找你核实一些问题。”他顺手拿出证件。

“请进吧。”我淡淡地，闪身为他们让路。

“请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取出来递给他。

“跟我们走一趟吧。”男人说。

我笑了。那笑里的冷酷和无奈是我自己都能感觉到的。

“等一下。我换换衣服。”

我静静地走出客厅，走过只不过几步的门厅，走向卧室。门口，他——沉迷于音乐的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完全象个不解事的孩子那样呆呆地看着一切。

“请你离开一下。”我身后的女民警冷冷地对他说。

他好象被吓坏了，木木地走开。

我尽可能地穿上最保暖的衣服，系上外衣的最后一个钮扣，女民警不知从哪里取出一副白亮的金属圈——手铐，它将我的双手绕住了。

卧室的门距大门只不过二三步，走出门向右看，客厅尽头靠阳台的沙发上，他呆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不出的担心，说不出的苍凉。我佇足，咧咧嘴想给他一个安慰的笑，可是，那一定是个比哭更令人难受的笑。我扫一眼全屋，门厅里，说话的男人手拿报话机在讲什么，其他几个人在忙碌地搜查。我挺直身，给了他最后一个笑，走出门去。当时我意识到这就是从此分手，再不关联了吗？似乎没有。

四个小时前，我兴冲冲地上楼，奔赴温暖的家。现在，在黑兮兮的寒夜，我告别了家，一步步走下去……

再见了，家！希望你没有我不要变得冷清；再见了，他！希望你离开我坚强起来；再见了，外婆、妈、爸、亲人，走前我甚

至没有见到你们，春节的团圆饭别再等我了；再见了……一切……

坐进早已等候多时的灰色小车，心反倒平静了。

车驶出去，我看着窗外，是通往东城分局的路。

我没有去过东城分局，可是这条路，我太熟悉了。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警察岗楼，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座立交桥，都有我的回忆。那些回忆原本很零散，很浅淡，此时它们都那样清晰地闪进我的脑海，一个个变得既亲切又连贯。

我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所。一周多的时间，我沉默不语。几天后，收拾行装，我又来到了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在逮捕证上填下了“章凌”两个字。

—— 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房。我被带到301室。房屋很高很大。

—— 离房门口不远处，立着一个小方凳，被死死地镶在地板里，墙四周整齐地摆放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文件柜，正对门是个大办公桌，桌上堆着许多牛皮纸袋。

桌子后面坐着一位50几岁的老人和一位年轻人。他们是我的预审员，书记员。

姓名？年龄？职业？……

例行问话使人厌烦。我茫然地望向窗外，伸到窗前的树枝上挂着一层白霜。

老人看着我，轻轻地敲了下桌子，向我发问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走私活动的？”

我回过神，冷漠地望着他，揣摸着第一次见面人的心理：

“我没有从事走私活动。”

“这些货票是怎么回事？”老人举起了几张货票。

噢！这是我还没来得及出手的录相机票。我打了个冷战。